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回忆卷

怀念 孙夫人

中国福利会编

伍郑镜宇著 朱玖琳翻译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回忆卷

怀念孙夫人

中国福利会编

伍郑镜宇著 朱玖琳翻译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孙夫人/伍郑镜宇著;朱玖琳译. —上海: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3. 1
(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书系)
ISBN 978-7-5072-1802-2

I. ①怀… II. ①伍… ②朱… III. ①宋庆龄(1893~
1981)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6568号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

怀念孙夫人

编 者	中国福利会
主 编	顾琳敏
副 主 编	沈海平
作 者	伍郑镜宇
翻 译	朱玖琳
责任编辑	郑晓方
装帧设计	钦吟之
封面设计	柯国富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157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电 话	021-64373790
传 真	021-643737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2-1802-2/K·32
定 价	50.00元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许德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艾柏英

沈海平

吴景平

邵 雍

秦 量

盛永华

黄亚平

策 划 顾琳敏

孙 悦

郑晓方

编者的话

伍郑镜宇（西尔维娅·伍）是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孙媳妇，其公公伍朝枢曾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其夫伍競仁（競为其本名，竟为简体，书中我们全部采用本名。）则曾是飞机制造工程师。伍、宋两家是世交。伍廷芳曾担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外交部长。伍廷芳之妻何宝芳是宋庆龄的朋友，曾积极支持宋庆龄创办的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的慈善募捐活动。伍郑镜宇于1940年在香港初遇宋庆龄，后积极投入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工作。

1943年，伍郑镜宇从重庆赴印度，随后又于是年秋移居美国，在美与伍競仁结婚，60年代起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餐饮业，曾出版《伍夫人的中国烹饪艺术》一书。其次子伍浩平（George Wu）是美国联邦法院第四位华裔法官。

伍郑镜宇自1943年起开始与宋庆龄通信，之后，长期保持书信往来。1978年以后，伍氏夫妇多次携子女到北京看望宋庆龄，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款待。

1982年，伍郑镜宇在美国出版了《怀念孙夫人》一书，藉以表达自己对宋庆龄的深深怀念与由衷敬意。该书图文并茂，通过回忆的方式，把宋庆龄的来函与记叙结合起来。书中共展示了宋庆龄给她的28封亲笔信件和一些历史照片。较为难得的是书中还收录了宋

庆龄逝世后，廖承志向伍氏夫妇发出邀请来京参加追悼活动的电报影印件，以及伍郑镜宇所记录的参加追悼活动的日记——孙夫人国葬日记。

1994年，伍郑镜宇托在沪的亲戚将此书赠给中国福利会。作为回赠，1999年中国福利会向她赠送了一本《中国福利会六十年》画册。其中有两张伍何宝芳的照片，分别拍摄于1947年和1948年的上海，在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的慈善募捐会场上，伍何宝芳与宋庆龄亲密地紧紧挨在一起。伍郑镜宇看到后，激动地从美国打来电话，连称“太珍贵了”。

在隆重纪念宋庆龄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特将《怀念孙夫人》一书译为中文，收录于《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书系》丛书之中。在编辑该书时，我们将本书原著影印在书里，供广大研究者参考。

献 词

带着对孙夫人的深切钦佩、热爱和敬仰，我谨以此怀念
作为献给她的颂歌。

目 录

编者的话

前言 /1

孙夫人的来信 /5

孙夫人国葬日记 /43

选自我的个人影集 /81

剪报 /110

原著影印 /111

前言

1982年5月29日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孙中山夫人逝世一周年。自从去年春天我和我的丈夫参加了她在北京的追悼大会和在上海的国葬之后，我一直想让外界像我一样去了解她——一位无所畏惧、悲天悯人、爱人如己、宽厚仁慈、通情达理、无微不至的女性。

根据中国的习惯估算，孙夫人逝世于90岁。她本名宋庆龄，是杰出的宋氏三姐妹之一，另两位分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孙夫人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当她还是一名年轻学生的时候，大家就认为她特别关注政治学，尤其关心中国人民的困苦。

孙夫人1913年自美国返回中国后，便立即投入到孙博士的工作当中。不久，孙博士离开中国去日本，宋庆龄跟随他一同前往，并于1915年在东京与他结婚^①。婚后不久他们返回中国，她继续亲密无间地同她的丈夫一起工作直至他1925年去世。

身为一名年轻的遗孀，孙夫人继续贯彻丈夫的原则和主义。我认为，可以很确定地说，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她的国

① 误。宋庆龄1913年在美毕业时，正值国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已流亡日本，宋耀如也举家亡日。宋庆龄在日本与家人团聚，并投入到为孙中山的工作中。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

——译者注



孙中山夫人在去世前不久出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典礼。据她的秘书说，因为孙夫人正发着高烧，所以她的医生建议她不要去参加典礼，但是，她未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她认为这一荣誉不仅仅属于她个人的，而是属于她的国家的。此照上的她正在接受维多利亚大学校长的祝贺。

家和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我大约于1940年在香港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像她一样，我在日本人入侵我的祖国时流亡海外。她正在为救济中国募捐，我则忙于为她的许多慈善资金募集者卖票。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然而，即使我很天真，我依然认识到她是一个宽容谦逊，同时也热情洋溢、魅力四射的非凡女性。直到我们被正式介绍后，我才刚刚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也是在香港，我第一次遇到了与孙家长期关系密切的伍家。伍廷芳，我丈夫的祖父，闻名遐迩的中国外交家，是同孙博士一起共创中华民国的人之一。他还于1896年担任驻美公使一职，并于1907年再任此职。多年后，他的儿子，伍竞仁的父亲，伍朝枢博士任中国驻美大使。

然而，一开始，我们的相互了解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被中断了。这次我逃到了昆明，那里靠近飞虎队总部和军事要地滇缅公路。在去重庆之前，我把我的祖母安顿在那里。重庆在战时代替南京成为中国的首府。孙夫人也已经撤到了重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关系在那个紧张而充满疑虑的城市中发展成忠诚而持久的友谊。

那时，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胡夫人^①得了重病，住在重庆医院里。虽然我们从未事先安排，但我们似乎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去看胡夫人。胡夫人陷入昏迷后，孙夫人和我坐在她的病床旁交谈并开始真正了解彼此。不到两周后，胡夫人故世了，孙夫人和我在葬礼上并肩而立。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气氛中，我们的友谊变得牢固起来。

我在重庆呆了一阵后，中国教育代表团的成员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去印度访问。正是在我逗留印度期间，我同孙夫人

① 即胡汉民夫人陈淑子。1942年10月7日，宋庆龄在重庆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译者注

开始通信。通信始于 1943 年，在许多年里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手段。

多年来，人们一直问我一个问题：孙夫人为什么不离开共产主义中国？我总是同样回答道：她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她不惜一切个人代价，始终忠贞不渝。而且，我感受到在中国国内孙夫人备受尊敬，她的品格在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

西尔维娅·伍

1982 年 5 月 29 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妮卡市

孙夫人的来信



那是1943年，我在印度。我多少有点一时冲动地离开了重庆，甚至没有向孙夫人告别，因此我写信告诉她我在哪里以及我想做什么。正如在那战争岁月中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正努力就自己的未来做出一些决定。我把我的选择余地缩小到要么进泰戈尔大学读书，要么完全撇开印度去气候不太闷热潮湿的地方生活。

孙夫人的复函标志着我们通信的开始。1943年，在印度那酷热的夏季里，我收到了这封来信：

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接到你的来信了，我想知道你怎么样了以及你是否收到了我托新德里的约克酒店转给你的信。我的一个朋友在6月间去过那里，我曾托他带给你一件来自美国的礼物，他写信告诉我他无法找到你，所以没有送出那只包。或许你在克什米尔？经过两个月气温持续达华氏105～110度的酷暑之后，天气开始凉爽起来。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整个夏天都呆在城里，所以我们都饱尝了身上

长满痲子和整夜不能入睡的痛苦。我本人由于气候潮湿以及缺乏某些维生素的原因而四肢肿胀。饮食谨慎治愈了我的病，我正在按时服用维生素 B 以防止该病复发。

（来信日期：1943 年 8 月 29 日）

在同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你的最后一封信里，你写到你打算在今年秋天入泰戈尔大学。我想你将会非常喜欢那里的环境。最近我读了一本奚里哈兰尼^①写的关于印度的书，在书中对这所大学有很美好的描绘。读这本书时，我更多地想到了你，想知道你是否喜欢它。

（来信日期：1943 年 8 月 29 日）

命中注定，我永远都没有进入泰戈尔大学，而是去了美国，进入了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她从未停止对我的关注。她写道：

① 即克里希纳拉尔·奚里哈兰尼 (Krishnalal Jethalal Shridharani, 1911—1960)，甘地的传记作者，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的信徒。1942 年他出版了《我的印度，我的美国》(My India, My America) 一书。

——译者注

我在纽约有一个朋友，你在那儿时一定要去见她，她会对你很有帮助的。这位特殊的朋友是美国援华会的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小姐，该会位于第五大街 200 号。在我包括儿童培训学校在内的所有的救济项目中，她一直同我密切合作。遗憾的是，在那里的 700 名女生中，只有 4 人完全有志于儿童福利工作，并且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暑期班来讨论这一迫切紧要的主题。对此，普赖斯

也深表遗憾。我们这儿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似乎仍认为只要做缝缝补补的工作就足够了。我真的很高兴你已经决定专攻这一主题。如果在这儿或在美国有能够帮你的事情的话，请告知我。

（来信日期：1943年10月1日）

她不仅周到热心，而且非常慷慨大方，不管何时她都会赠送别人礼物。多年来我们交换了很多礼物，有时候是辗转送出的，因为大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1943年秋，在我离开新德里的前夜，这封短信随同一只小包裹一起来到：

罗塞尔小姐^①已经慨允带上这两双长统尼龙袜，我曾上周通过航空挂号寄给你的信中提到过它们。如果你能够安排同罗塞尔小姐一起启程赴美，那就太好了，因为她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可爱的人。

（来信日期：1943年10月5日）

罗塞尔小姐很可爱，但是，我必须说，在当时，我认为这些很难在那战争岁月中获得的尼龙袜更可爱一点！以后我有好几年未收到她的来信，伴随着那份周到礼物的短信是她写来的最后一封。由于战争的持续，以及我们之间相隔千里的现状，收发信件实际上变得不可能了。

1947年夏，当我带着我的宝贝女儿洛蕾塔来到她正居住的上海时，她又吃惊又激动。她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小道消息在起作用，她知道我住在競的家中。一天晚餐时，她打来电话，邀请我次日晚去她家。我当然去了。我是

① 即莫德·罗塞尔（Maud Russell），中文名陆懋德，宋庆龄的朋友，是一位支持中国人民进步事业的美国友人。

——译者注